



高爾基作品集

克里·薩木金的一生

——四十年——

第二部：磁 力

羅 稷 南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高尔基作品集

克·里薩·木金的一生

——四十年——

第二部：磁力

·下册·

苏联文学



书店



ABY/46/15 02

第十六章

—

事情開始於查理阿孟的著名底大戲院之中；阿孟底信條是：

『各個都市必須像巴黎一樣，』他又常加添說：『當人不很快活的時候，就不很像人，不十分適於生存。』

因為要教導俄羅斯人『適於生存』，阿孟在莫斯科創立了一種巨大底白熱底爐子似的東西，在其中他陳列了最美最蕩底女人來烘乾這潮濕底俄羅斯人。

走進阿孟底建築物裏，看客真是得到了走進火爐的印象，光亮得令人目眩，而又過度溫熱。無數底鏡面把光線增強了一千倍，正在鎔化似底金色油漆在牆上反映出熾熱底紅光。一個熱火爐這印象更加明顯了，從廂樓上向下看的時候。在暈眩底眼睛前面張開一個長形底深坑，好像墓穴似的，那底

層和兩旁的包廂都被雪亮底燈光交相照明；男人們底禿頭紅得發紫；女人們底裸露底肩背像奶油似的在熔化；所有的手都拍起來讚賞那更其裸露底發光底女優。舞台前的音樂哄響着，各民族的女人尖聲歌唱着，搖動地舞蹈着。

薩木金夫婦到阿孟戲院去看阿連娜，提里卜尼伐的初次上演。她剛纔從外國回來；她在巴黎和維也納上演之後，更加增了她底豪奢和潑辣的名聲，大半是因為她激怒了那些鑒賞家和道德家的種種逸聞軼事。甚至在她漫游外國以前，她就已享了『心血吸食者』的盛名了。她曾經和歌劇團游歷了幾個省城。紀念她底游蹤的是兩個人為她企圖自殺，和她播弄那些作威作福底富豪的種種惡劇。薩木金底母親寫信給他說魯賓生將死之前不久，已經脫離了我們底園地，曾經和編輯爭吵，因為後者不肯發表他底論文『關於瘋癲患者』——『在這最粗鄙底論文裏，這可憐底病人稱阿連娜為『塞洛木聖水』，『療治泥』，云云，天曉得她是什麼東西。』

在阿孟戲院裏，阿連娜出現在最後一個節目裏，表演了一個不很真切底場面；開幕的時候，在『莫斯科』眼前現出一個女優的富麗底化粧室，在室的中央，在一個三面鏡架的前方，阿連娜穿着像外套似的一件寢衣，背對觀眾站着。低聲歌唱着，她正在梳理她底頭髮，移動着她底好像是假造底手。忽然，外衣從她底肩卜滑下來。她裸露在薄雲似底輕紗裏，然後帶着嬌媚底微笑，在腳燈前面逍遙地走了兩三回。觀眾用長柄眼鏡和望遠鏡默默地觀察着她。在廳堂的寂靜中，提琴和小提琴淒婉地歌吟着，豎笛哀鳴，橫笛峭利；來尼華爾茲的細膩肉感底悠緩底音樂充滿了輝煌底廳堂，但是並未湮沒

了阿連娜低唱着的感傷底法蘭西底歌曲。

這女人表現得如此自信和熟練，她好像在她自己底房間裏，既不看見也不感覺那些觀衆似的。她看着劇場好像是一片空場，或者一個遠方，而且她底容貌好像是一個正在作着美夢的少女底似的，她底柔和底大眼睛，使她底不合身底服裝顯出聖潔氣氛。然後她拍拍手。兩個少女出現了，一個黑頭髮紅衣服，另一個紅頭髮，淡藍衣服。她們靈巧地替她穿衣脫衣，換到第三次——妒羨底私語和贊頌底樂聲，從觀衆席上和音樂隊中悠揚起來了。幕落下來了，觀衆吝嗇地喝采了，因為都知道這不過是序幕。

當再開幕的時候，阿連娜底重要場面開始了；她堂皇地走到腳燈面前，她底異樣輕薄底白衣顯露出她底肉體的每一活動；紅玫瑰花帶在她底栗色底髮上和胸上。搖擺着她底屁股，她開始歌唱，以嫺雅底姿勢加強那法國底香豔底小曲的特殊底詞意。當她舉起手的時候，那寬袖子就好像翅膀似的鼓蕩着。她底潔白底雙翼和她底豔冶底容顏，她底慈祥底眼光和她底無恥底歌詞，這其間所有的矛盾是使人惶惑的。

她唱的是被稅官搜索的情節。

「好了！好了！」她命令，笑着，嬌媚地叫喊和嘆息，抗議那無形底稅官底手冒犯了她自己，種種防閑底姿勢和拘攣底運動都遵循着逐漸增加底音樂的肉感底旋律。薩木金以爲倘若她底連動不加以節制，那就要成爲無恥底了。

她底身體抖顫着，飄浮着，軟弱着，顯然是任隨那些無形底手的鄙俗底撫摩。這時她底臉上有一種厭煩而傲慢底微笑；她底眼睛裏閃出莽撞底，嘲弄底光輝。她底歌聲纔一停止，她底靈敏底舉動就有一種效力，使她所厭倦的無形底手變爲數百雙真底，活底手，瘋狂地拍着，貪饞地向她伸着，預備脫光她底衣服和揉亂她底頭髮。她底眼睛變成窄底了；用舌尖舐着嘴皮，她勝利地俯視着那些熱中底人們，對着他們點點頭。

「是的，這是巴黎式，」有人在薩木金後面用內行人的聲調滿足地批評。回答這批評的是一聲贊嘆：

「真漂亮底女人！」

薩木金不拍掌。他是憤憤不平底。在中歇的時間，當他打開男子休息室的時候，他看見圖洛波伊夫底形像映在鏡子裏面。他想要退出，但是圖洛波伊夫並不轉身，在鏡面裏微笑了。

「居然遇見你了！」

他正在刷他底頭髮，但是他把開着底一隻手伸給薩木金。然後，扭着他底拿破崙第三式底鬍子，他訊問薩木金底健康，而且把刷子拋在洗手台上，碰着一隻黃銅煙碟。刷子跌落在一個黃臉底矮胖子的腳上，胖子期待地瞅了圖洛波伊夫一眼；但是後者毫不動容。那人咕嚕道：

「這是應該道歉的。」

「不必定人人如此，也不常常如此，你看，」圖洛波伊夫傲然批駁。他機械地微笑了，觀察着薩木

金。

『你喜歡這小酒店麼？』

薩木金默默地聳動肩頭，同時圖洛波伊夫繼續苛刻地說道：

『我沒有見過比這場所更不堪底東西。雖然——更討厭的是這些男人。顯然，他們都是特種底男人，是不是？再見。』

他又伸手給薩木金，而且用齒音加添說：『你知道，人在開始理解拉伐科了，唔？』

這些話引起了薩木金底滿腔敵意。克里覺得他內面的某種東西炸裂了。乾硬底，惡意底話自然而然地從他底嘴裏流出來：

『倘若這裏有第三個人你就不會這樣說了吧？』

『我為什麼不會？』圖洛波伊夫問，豎起他底眉毛。他底勉強底微笑消失了，他底臉色是陰沉底。『絕不是的。我常常怎樣想就怎樣說。』

『常常？真的嗎？』薩木金咕嚕，看見鏡子裏的他底怒容。

『你——有點壞脾氣吧？』圖洛波伊夫質問。隨便點點頭，他走出去了。薩木金脫下眼鏡，用發抖底手指揩揩鏡片，而且他還能看見他前面的英爽底體態，以及一個時髦人物鄙視一個衣冠不入時底

人的眼光。

『這驕縱底標本！』薩木金苦惱地想。『豬彘！他來替他弄成娼婦似的那女人捧場。他以窮光蛋嫉妒富人的那種動機高唱着急進底論調——他已經喪失了他底財富了。』

嘲罵着那人，他朦朧認識他底惱怒是過分底的，但是禁不住牠底激增，好像什麼毒氣瀰漫在他底心裏似的。和發爾發拉並肩坐着，他繼續思索着那血氣方剛底貴族子弟，這人以爲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是可能的。克里就這樣損壞了這一宵。懷抱着怨恨，他底眼睛固執地在擁擠底觀衆中搜索着岡洛波伊夫。

舞台上的白翅底人又唱起來了，散佈着興奮與誘惑，使觀衆中發生輕笑和私語。發爾發拉俯身向前，翹起她底頭。薩木金看了她一眼，悄聲說道：

『女人們應該向她抗議。』

『爲什麼？』發爾發拉問，剛纔睡醒似地。

『這是誨淫。』

『那麼男人也應該抗議——』發爾發拉回答，又沉靜地入夢了似的。然後她贊嘆了，『她有何等底豐姿呀！何等底魔力——她是了不得底！』

『她是無才能底，』

『美貌不是一種才能麼？』

薩木金，覺得他底舌頭上有一句粗鄙底反語，並不回答。

他不能在觀衆中發現圖洛波伊夫，但是他幻想他看見劉托夫底特異底臉面在一個包廂裏。他察看着觀衆，使他越加惱怒，以至違心地承認圖洛波伊夫底話是對的：在這異教崇拜的場所裏聚集着各種邪惡的典型，男的多半是禿頭胖子，女的多半是過於裸露底年長者。許多裸露底脊背，肩頭，手膊，顯出黃底或紅底皮膚。在包廂的圍欄上，和巧克力糖盒及花束擺在一起的是女人底奶包；那樣顯露底奶包使人想到故意顯示殘疾以催起憐憫的乞丐的誇張性。鏡面出奇地把這一切似乎要熔解在強烈底燈光之下的肥肉增多了幾倍，燈光也被鏡面的白亮增加了一千倍。

那白翅底女人正在唱着肉麻底歌曲，風騷地搖擺着她底肉體，誘起男人們的性感；女人們也顯然動心了，聳聳她們底肩頭，好像脊骨酥癢似的。這是不能想像的：這些爲父爲母的人們，倘若有思想的話，想些什麼和怎樣想法呢，對於政府要用兵役來懲罰的學生們；對於俄羅斯，在其中有革命熱情底人們正在飛速地增多，在其中有一個帝室貴冑稱讚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

默念着這點，薩木金忽然精神一振，覺得他自己能够站起來痛罵一通。甚至他似乎看見許多人惶恐地回頭看着他。但是他立刻明白，即使他底聲音異常強大，也要湮沒在人們的狂噪裏面，在他們底震聾底掌聲裏面的。

「頂好是用水龍來冲刷這些渾蛋，」他說，十分大聲地。發爾發拉站起來，咕嚕着：

「大喝采了——好像那一次對於爾莫洛伐似的。瞧！她好像一隻天鵝……」

「走啊！」

二

街上正下着大雪，把人和馬都弄得一場糊塗。白色底絨毛積在發爾發拉底帽上和肩上，而且迷瞎了薩木金底眼睛。有人突然推了他一下。

「對不起——噢，是你嗎？」

劉托夫，上衣沒有扣好而且帽子偏戴在腦後，把薩木金推擠到牆邊，對着他底臉小聲說：

「他們已經槍殺了一個大臣——包戈里坡夫——這是事實。」

提高他底聲音，他說：

「和我去吃晚餐吧？我們包一個房間，談談。哀戈·圖洛波伊夫！」

他招招手，立刻就有一匹馬拉着一輛小雪車來了，好像那手把牠從雪裏招出似的。把薩木金推到牠前面，他小聲說：

「加波維奇——這是他底名字——哀戈，到提士托夫去！發爾發拉·吉里洛夫娜，坐在我底膝上來。」

他底動作匆忙得好像要劫掠發爾發拉似的。薩木金用手抱住劉托夫底腰以免從車上摔下去，氣

得無語可說。當他們到了空曠底大街上的時候，車夫彎起頸子用低音小聲說道：

「弗拉得米·伐西里維奇，一個警察說學生們殺了一個大臣。」

「真的嗎？什麼大臣？」劉托夫機警地問，作出一種恐慌的表情，同時用手肘攔了克里一下。

「管理學生的大臣，我想。」

「爲什麼？」

「上帝知道爲什麼。」

「你怎樣想法呢？」

「他們反叛。那些學生那些新兵——他們常常……」

「好，趕快！噢，他們這些鬼東西……」

「他是一個老人麼？」發爾發拉問。

「不很老，」劉托夫高興地大聲回答。坐在酒店的雅座裏，他搓着手問她：

「鱒魚湯，果汁麵餅？」

對着一個好像一尊神像似的老侍者，他說：

「你聽候命令，馬加里庇特洛夫！其餘的你去配合。快。」

侍者剛一出去，劉托夫就拍拍薩木金底肩頭，用低音開始急促地說下去，同時作出種種鬼臉而且

東瞻西顧：

「好，平民主義者對於你們馬克思主義者施展卑劣底手段。噯！噯！現在大家都說青年們願受他們底領導。我敢說！事情的全部不在於一個大臣被刺——他們將來還要刺殺另一些咧。莫狄文這一流人造成新偶像了。重要的是青年們願意追隨那些不空談祇是實作的人。是的，先生！」

「倘若革命運動又轉入了恐怖主義的路線，」薩木金嚴肅地開始，但是劉托夫遮斷了他底話：

「早已轉入了。正在進行。直線是最捷徑……」

「不要忘記了惡兆底烏鴉……」

「牠一直飛去而且好好地活着。我底好朋友！更簡捷的是戰鬪，更困難的是坐待。」

「你說話底聲音太高了，」發爾發拉警告，正在仔細考察着鏡子裏的她自己。

躊躇於這暗殺底事件，這必然使生活混亂的事件，薩木金還沒有決定怎樣和劉托夫談論牠，而後者底不自然底，幾乎無理由底興奮和他底離奇底，責備底聲調卻使他惱怒了。

「或者這事件是用他底錢組織起來的吧？」薩木金想。

禁不住他自己，他咕嚕道：

「你談論這宗事好像牠對於你有些好處似的。」

毫不客氣地推開發爾發拉，劉托夫跑到薩木金面前，張開嘴，而立刻又閉起一嚙，這纔說出了顯然是他不願說的話：

「我是——我底國家的國民，在牠裏面發生的事……」

侍者們進來了，送上食物的盤子。他中斷了他底談話，瞅着薩木金：

「那車夫——不是偉大底麼？談起來好像在談論一隻野兔似的。請坐下，發爾發拉·吉里洛夫。」

在吃的時候，劉托夫激動地胡亂吃喝，說話最多。薩木金越加被他底荒唐話所擾亂了。發爾發拉懶懶地吃着，而且當劉托夫急叫一聲的時候，她底肩頭就一聳，好像害怕什麼打在頭上似的。克里覺得他底妻還是坐在阿孟劇場裏的那一副神氣。

「是的，你已經迷失了道路，」劉托夫重複說，幾乎是嘲弄底地。

「我以爲現在，勞工運動必須是羣衆運動——」薩木金開始說。劉托夫推開他底盤子，而且欣然輕聲叫道：

「好，好——那末怎麼樣呢？」

他忽然哄堂大笑，他底臉皮皺成老人底似的，他底身體動搖着，他底手搓了又搓。他底眼睛，隱藏在皺紋的摺縫裏，看着薩木金，使他覺得好像被蒼蠅擦着似的。那大笑使發爾發拉放下了她底刀叉。她低着頭急忙揩揩嘴皮，好像吃着很辣底東西似的。薩木金覺得劉托夫底笑聲的討厭正如從前在別墅裏釣那幻想底鯰魚之後一樣。

「什麼事情使你這麼喜歡？」他惱怒地問，但是有些惶惑。

「噢，我底好朋友！」劉托夫叫喊，笑倒了，正在恢復他底呼吸。轉向發爾發拉，他說：「勞工運

動，他說，唔？你底意見怎樣，發爾發拉·吉里洛夫娜？他需要勞工運動幹什麼？」

「我對於政治學沒有興味，」發爾發拉乾硬地回答，把酒杯舉到唇邊。

劉托夫又笑倒了，駭得薩木金恐怕會鬧出亂子。這笑裏面是有着某種暴發性的。

「恭賀你底前途發展呀！」劉托夫尖聲地叫，舉起酒杯，然後反諷地加添：「哦，是的，是的——勞工運動引起某種知識份子的大希望，他們想要——好，我真不知道他們想要幹什麼。另一方面，以助巴托夫●為例。他也是一個知識份子，他顯然想要工人和廠主鬭爭，但是不可冒犯沙皇。這就是政治學！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知識階級的將來底領袖……」

發爾發拉驚恐地呆看着他——劉托夫已經醉了。他底斜眼睛失了活氣；他底四肢抖顫着；他底手指捏不穩叉子。薩木金不相信這突然底沉醉。他看見過劉托夫裝醉作怪，這並不是第一次了。況且，他看見這穿着商人燕尾服的人一點不像學生時代的劉托夫，除了那斜眼睛而外。甚至他底腔調都變了。他不再使用「教會斯拉夫」底詞句，或炫學底成語，而是說着莫斯科底土話。這一切都暗示給克里某種狡計。

「是的，」劉托夫說。「現在手槍登場了。你聽說過甲堡的三角自殺麼？一個男學生，一個女學生，和一個官吏。一個官吏，」他重複，用重音。「我以爲這不是浪漫故事，而是浪漫主義。不久之後，

辛非洛甫的另一個學生也放一粒子彈在頭裏面。這是俄羅斯的兩極端……」

他降低聲調加添：

「還有一個學生，波次尼，或是波支尼——一個外國人，你知道——從列車窗子裏高呼：『革命萬歲！』他是被徵調去服兵役的，而他這樣叫喊，你瞧！那麼我們底政府的天才底官員怎樣把這叫喊翻譯成他們懂得的言語呢？他們應該對他們自己說，『我們是一個白痴底政府，』而且……」

發爾發拉站起來了。薩木金欣然對她點點頭：

「是的，現在是我們走的時候了……」

「我們生存在一個瘋狂底國家裏面，」劉托夫悄聲對他說，算是臨別贈言。「在這最瘋狂底……」在街上，他倆纔一離開劉托夫，發爾發拉就大聲批評：

「我底天！什麼東西！真惡心。村夫底傲慢！那笑聲！你能忍受嗎？你為什麼不早叫他走呢？」

薩木金恐怕他一回答就會失之誇張，保持着沉默。在家裏她又談到劉托夫：

「我不明白他底意思——暗殺了那大臣，他是喜歡呢或是害怕呢。」

在她看來這顯然不是一件很嚴重底事，因為她立刻就接着說：

「據說他爲阿連娜化了許多錢。」

「十分可能，」薩木金咕嚕，正在被他自己底思想夾纏着。他覺得釋然了，這時他底妻把她自己隱藏在床裏，嘆息道：

「但是阿連娜是了不得底美呀！」——然後沉默了。

三

薩本金可以把他自己比如廣場裏的一個柱燈。人們忽然出現出了，從街道上匆匆走來，走進他底光圈之中，叫嚷了一小會，又不見了，已經表示了他們底無意義。他們並不能帶給他任何新事物或興味；他們不過是使他記起在書上讀過的或在生活中見過的熟悉底東西。但是這暗殺大臣的事件卻有些出乎意外而且令人失措。他當然不贊成這種行爲；但是他不能決定要怎樣說纔好。

甚至在去到那酒店的路上，他就已想過：魯伯沙在三個星期以前到聖彼得堡去了，現在據說在那裏害病咧，他疑心她，由於她底仁慈，或者和這暗殺有關係吧。像她那樣仁慈底人是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的。這樣底人們是神祕底怪物，往往變態。無論如何，他們是意志薄弱的。米托羅方諾夫卻是一個正常狀態底人，既不仁慈也不兇惡。很可惜他已經到各省找工作去了。米霞叔叔在醫院裏治療他從監獄裏得來的風濕痺。他和魯伯沙都是討厭底房客。奇怪的是發爾發拉不理解這事實。她平常是很能識別人物的。

她對於梭莫伐的態度是不一貫底。有時她差不多是愛惜她，照顧她，幫助她替囚犯縫東西，勤快地替政治底「紅十字」募捐贈；而忽然她會問她：

「魯伯沙，你打算作尼姑事業一輩子麼？」

這樣說過之後，她就故意避免和那姑娘會面。薩木金並不關心她們友好的動機或她們失和的原

因，但是有一次他問發爾發拉：

「你以為梭莫伐怎麼樣？」

發爾發拉立刻回答，好像是早已想定了的：

「她是一個真正底俄羅斯人，一個仁慈底姑娘，一個即使沒有幸福也能快活的人。」

又有一次她說：

「有時我以為倘若她沒有受過教育和不熱心於公共事業，她就能够變為，僅僅由於她底仁慈，一個蕩婦，甚或一個妓女，而且我相信她能够作出這樣感傷底歌曲：

我底母親，她愛我，打扮我——

她看見女兒就快活；

如今女兒跟着情郎私逃了，

正在黑暗秋夜中……」

鄭重地悽然背誦了這幾句之後，發爾發拉問：